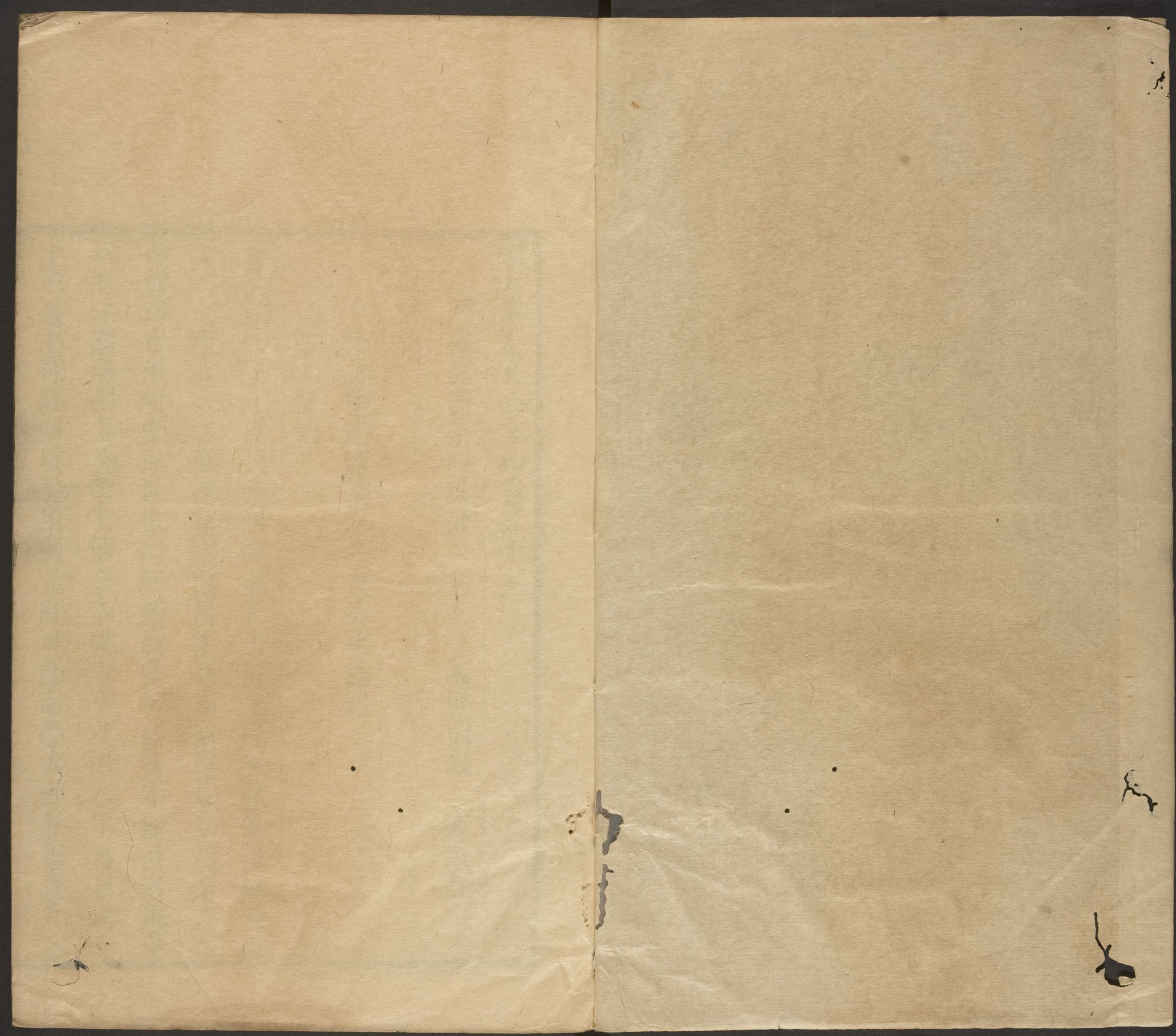


TS35.4/4245(2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點次嚴整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
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
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
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
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
 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
 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
 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
 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
 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揚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
 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
 公公以所守言上由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
 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

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
 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
 之又言民億甚宜弛利禁是時羗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
 之公奏曰羗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羗席此劫他種
 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
 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羗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
 曰羗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
 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
 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
 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

少明也

不丁語

觀於曾公所廷自處多鯁而荆公序亦明亮

王、文、卷、十、三、
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畧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陝西即經畧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宮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

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殿上為奸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八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畊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日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懾移

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
 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緝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
 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
 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島羽
 翼三十卷廣中怠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記十卷
 為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
 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
 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
 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
 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

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
 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
 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
 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
 祗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
 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
 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啟予公非在茲邪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法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
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
秦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
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
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
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
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

君始葬陽夏公于鄧爲穰人而今以君耐葬君於忿不忤於欲
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
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克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
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
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開矣而不疑
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
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愒之亟
昭昭者逝疑疑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機圖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于廷書
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
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
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
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
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
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
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

以下點綴
如寫生者
筆筆傳神

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其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辦治論議條咤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嘆曰馬君之智益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

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銘亦奇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筑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上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於沒既久而不能詳其治行文自可概見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莖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

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
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
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
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勅牒裂燒之公爲
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
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
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
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黜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
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

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

倒叙

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
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

亦有賍坐卽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
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
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

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乃改

卜合葬於真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

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

曹叅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

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畧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乎予恭寬在室而亨凝凝之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讐予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叅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次誌為銘

晁望賴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囂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徐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膈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仲強懾

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
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
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昧吏寓田勢家
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應手卽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
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
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衍馬入罷牧地租于民
厨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
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酌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詞

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脯飲酒閒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
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期年條教逾肄
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
取樅陽河避羅刹石折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
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謹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
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間就付其事
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嘆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
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
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俛彥俛歸而婺
范胡孕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

王文 卷十三 十一
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調族媼恩稱疏戚
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
子丐埋辭衰麓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窆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簡勁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為邵氏今有
田里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
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句、變、峻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
壯行內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譽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
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
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為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
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
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眾卒之

王文 卷十三 十一
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
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以也字爲一篇線索雖段絡明粲而文格卑弱矣 此
體雖別爲之終屬卑陋非西京以前文格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
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
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
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
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
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
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獄事則事常在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

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奸賕狀論如法此公之

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
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
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耐以葬者公
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
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
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
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竄以養交兮馳官之不息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
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单提一事

突以廣西
查遊本木
赴案

儂智高未
叛之始而
能先事而
處如此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
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
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
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
聚中國亡命陰以其眾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
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
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
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

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
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
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紕君言不報君又
所對亦有見。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
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
殘破更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
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
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
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

警諸將皆議與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
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
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
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
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
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
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
以下零星序他宦業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
通判虔州以方畧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

賢舉善束縛奸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河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叅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三百餘篇

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責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通篇以好武一事相欹歎感慨

東麓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
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
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有生色馳前與蠻三千
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
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戮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
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
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
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

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
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
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
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
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
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
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
武之不終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
敢伍然仁恕愛物過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
全活甚衆其武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

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
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
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
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
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
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
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擥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奇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通事舍人祖諱延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誣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

王文 卷十三 十一
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爲之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牖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志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墓曰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雋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
 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
 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輪之天子至宋
 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
 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
 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
 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
 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

以上並序
先世大畧

以下纔序

生平然亦
止及儂智

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常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廕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為奸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誶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

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敘次使歸而鑿諸墓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直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
 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
 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
 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
 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

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宋○時○得○互○相○讓○舉○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嘆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

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身君為堯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更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
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
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
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
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
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
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
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輪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
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且君娶江民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
洙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
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遽遭
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
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
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
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看他韻折處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
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
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
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
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
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
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
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

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

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處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綺翔其德音而躋於時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誌止詳世系大畧並於銘中點綴生平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
 員外郎克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
 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
 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宗辰
 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
 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
 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甲子葬君杭

王、文、卷、十、四、六、
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塋之地一
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
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
卒葬候官實生處士源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
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
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民無有壯穉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
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
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

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堰渠始誦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
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在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刑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
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
召實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
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
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
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
智高螫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畧歸佐三司廷論南師
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諷囚于齊至鄆而病

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
 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
 又女六人皆出陳氏惟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
 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
 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
 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
 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窳掩石在下
 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
 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
 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
 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
 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
 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
 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

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下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塋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許君多奇氣而荆公之誌亦如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

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
 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
 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
 嘉祐某年某日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壞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
 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銘亦如頭折

葛興祖墓誌銘

本興祖所仕不得志處點次多情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
 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為
 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
 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
 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闕之終篇而屢歎葛氏
 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
 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
 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

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
 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
 細故人點綴醒人眼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
 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
 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
 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寶治平二年三月
 辛巳其葬以胡氏附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
 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蔡蘊皆有文學蔡許州臨潁縣主簿蘊
 鄧州穰縣主簿蘊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憇施以年就主執謀無大憾於德何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輾轉嗚咽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
 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
 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
 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
 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
 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
 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

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聲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
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
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
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
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
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
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
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與序祖

序及其功小鳴咽

○ ○ 王深甫墓誌銘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鬱之思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
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
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
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
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
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
不任於天德不酌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

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
 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
 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
 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
 終幸能著書善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
 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
 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
 州之候官公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

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于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
 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
 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
 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耐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
 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胡君墓誌銘

荆公峭听每如此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
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
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
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
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
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子歎曰審如是
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即取
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于丁

丑興國之年也卒于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
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紹里先
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王逢原墓誌銘

通篇無事蹟獨以虛景相感慨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
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
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
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適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
於另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
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
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

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
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
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
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誼之曾孫大理評事
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
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
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
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
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金溪吳君墓誌銘

嗚咽

君和易罕言外知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
家存仁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
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
得一第
困於無所就其墓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
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
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
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
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

王文 卷十四
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見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名與字及世不俱次之銘中又一變調

馬漢臣墓誌

簡而深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 陵人父臯為江東撥發寘其家

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迎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眾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克其科者也漢臣長子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知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

王
十四卷
七
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於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吳處士墓誌銘

序處士生平故首虛語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
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
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
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
夫人至孝與其弟輒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眠牲省器皆不
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
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
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

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
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
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
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
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
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平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
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
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
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
之其官封之鉅視其子所以顯天下之爲父母而樹其子之
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
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
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孔處士墓誌銘

通篇虛景却叙得 lawful

先生諱收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
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
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
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塋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
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
不指言某
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
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
不指言某
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

不指言某

不指言某

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

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

不指言某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

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

不指言某

弟鵬墓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

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

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

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

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

言者益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

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

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

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

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益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

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

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

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建安章君墓誌銘

序跌宕之行故文亦跌宕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
 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
 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
 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
 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
 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澹○名○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
 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
 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

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
樂書畫奕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
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
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
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壽早卒壽又娶其
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
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
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
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
銘於朝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王侍御多大體而荆公所次亦特本大體而條書之

慶曆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為侍御
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為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為言事御史頃
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
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救
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

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
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
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遷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
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
不順已持其奏不肯書欲誑公請已公故不誑推官度終無可
奈何乃卒任公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秘書丞乃出
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
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蠻蠻
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
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

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
道使至於無耻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二代禮
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
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
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
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
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
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
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
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

大夫先世
家散卒不能
謂子家亦如
之而按荆公
所次亦質而

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安公
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鴈門太守者口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
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為聞姓至唐之
將亡雄諸系頌凌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
之候官日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定簡當閩王審知
時被署為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
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
發名追官皇考至秘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
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
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罔皆為士其文學行義有過

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
其志為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
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塋至是
回之反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八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
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甦配時前人駿發以升
世不載德孰為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篇中多倒句倒字相點次荆公好奇處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為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

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為皇祐三年十

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

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

儉為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為明之奉化人太

夫之兄曰深深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為縣令方錢氏之

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為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

密州尉夔奉節為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

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
 黨故強起之復嘆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
 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
 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
 他日從者以為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
 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
 經能畧通其說實唐貞孝公阜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顯
 高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閩人光祿君方
 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
 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頭顱不

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卿之家為
 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又例句蓋判公自謂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深遂留家海浦子紳孫
 韶公祖考于東西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資後後蕃而昌其必
 效今卿追公為之兆

○ ○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此篇如秋水可掬

斬關手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
 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
 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府將
 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
 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
 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

王公文錄散
 曲折處有法
 皆得之天授
 非人所及

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六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駢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第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

死事一而息
廢者三宋之
報臣厚如此

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第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土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法度緊嚴中有生氣

王平甫墓誌

荆公誌弟平甫墓絕不露兄云云蓋兩不相能而深忌之故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

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
 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
 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拔書崇文院特
 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
 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
 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
 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流游女壻葉濤處者四女
 濤有學行知名流游亦皆嶷嶷有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虛景相感慨令
 人讀之而有餘悲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
 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
 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
 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

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洵句總見上年月

四月也寶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
 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

王 卷十五
九
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第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王補之墓誌銘

序事簡而不詳世系然譬之兵家者少敗衆已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外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綰縕始克葬君南

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臨川王君墓誌銘

曾王誌墓數以議論行叙事之文而王爲甚多鑿思刻畫處然非史漢法矣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

其鬱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自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

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願為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滄浪不能捨有淚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為亢厲勵之頷思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以虛景感慨起案而誌特畧又一調也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子朝而為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墓為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為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

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廻為進士子邁為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皇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中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夢附其萃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次婦行有法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秘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

而公卒卽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塋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旣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塋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李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爲其子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誌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韻折可悲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塋宣州宣城縣鳳

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
 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墓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宇誰筮墓母瘞銘斯石子聞余姓母氏惟陳
 筑筑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次婦之賢始則於其夫之言夫亡則於其兄之子之言
 為案有法

陳氏於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
 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喜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
 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
 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
 選節妾御進之不忘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
 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
 求以為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

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為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閭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篇中多韻折多倒句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
魏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
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
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
三十七年為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彌為祕書丞知潭州攸縣解為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
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

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
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饔飧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
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塋
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
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塋耐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序世系外特以虛議揭之於碣亦變調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
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
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
三卒後五年塋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
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
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滕御以寬陽夏

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飾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五終

誌婦人文貞簡王公言簡而意旨寬然為佳作特多綜約事蹟外談虛論諸篇多一律似少文儀耳吾特存此調之尤別者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墓表祭文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荆公卒無一言許可其間極有分寸處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婿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

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
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
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
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
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壅集吏民以守而
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
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
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
也次泐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

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
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
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
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
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
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與之游
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
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
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建昌王君墓表

通篇亦無一實事俱虛語相點綴荆公所自為本色在
此荆公所自為可喜處亦在此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
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
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
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
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局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
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
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

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
 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
 葬所居縣裏屯之原塋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奔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
 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而言之
 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于耶亦論次之如此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荆公表女兄弟之舅而所次文章政事無一言點綴直
 本其子之言其子又似無指實特空言為案古名家之
 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苟如此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
 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
 於銅陵而游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

俱空無指實

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入取
 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

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

并次止

本先世系

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將無作有

處士征君墓表

表征君并及其杜與徐變調也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仕君者寓於隱無貧

牽連旁人

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

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

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

謹雖疾病召避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鑿筮故多為

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

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

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
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
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
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
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
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文情傑然。亦可為法

鄱陽李夫人墓表

用蜻蜓點水法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
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
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墓若干年
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
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
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
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
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

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
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
南劔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奉乃曰吾
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
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西事姑
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
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祭范潁州文

仲淹

荆公爲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故於其
歿而祭也其文多奇崛之氣悲愴之思令人讀之不能
以不掩卷而涕洟凡得十首

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

嗚咽可爲兩絕矣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殫

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

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

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雅蹇蹇我初人以疑嗟

開封尹

歐陽公以下並遭謫

○可○其○心○可○涕

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

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

經略西夏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獬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

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

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

公為忝知

稽首辭讓至下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

荆川云必右指

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
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綿惡粟

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鏤乎厚

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文多鉤洗字字琳琅

初我見君。皆童而饋。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祥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絕。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祭曾博士易占文

悲戚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
 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
 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
 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
 之然至其壽天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蜨以死方其生時窻若
 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
 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祭丁元珍學士文

情之痛而吐辭之激昂

我初閉門右、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摯覆護、免於阽危、
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
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
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
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哀不在祭而在銘其墓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

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赴遂顯于世界敢之氣剛正之節至
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
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
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
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戲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
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
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
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
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
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偏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忮莫知乃惻我心君
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
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
以言辭

中多奇氣
 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
 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
 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
 霜落之林豪鷹雉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
 洗藏錢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
 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志
 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此朋念不若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

祭東向原道文

中多奇氣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
 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
 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
 霜落之林豪鷹雉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
 洗藏錢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
 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志
 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此朋念不若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

三才 卷十
闕闕陰官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
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王回深甫文

交深而言感可裂肺肝

嗟嗟深甫直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
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
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
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
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